

消逝的蝴蝶

忆里不会是一片空白，
那康乃馨的幽香，
依然飘逸出缕缕
醉人的芬芳
……

康乃馨校园精品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立言 / 主编

消逝的蝴蝶



康乃馨校园精品



目 录

鲜花中的爱

不关心妈妈的爸爸·····	邱上军 (2)
交学费·····	卢 齐 (4)
童年的篝火·····	王玲玲 (7)
爸爸的饼干·····	刘相林 (9)
鲜花中的爱·····	库尔特 (11)

花瓶上的蝴蝶

手比头高·····	陈兆庆 (14)
花瓶上的蝴蝶·····	邹小燕 (16)
父爱如荔枝·····	叶 子 (19)
最后的石榴·····	常晓霞 (23)
一个冬天一个故事·····	文 飞 (26)

风中的情结

落 日·····	鲁先圣 (30)
寻 梦·····	侯 林 (33)
家信难读·····	张长年 (35)

风中的情结·····	晓 红 (37)
父亲的脚步穿透我的心·····	明廷雄 (40)

如一束康乃馨

生命力·····	零 零 (44)
如一束康乃馨·····	刘灵芝 (47)
面 子·····	彭静岚 (50)
缺 月·····	张文秀 (52)
山里的小表妹·····	胡晓达 (55)

闪亮的日子

为父赠言·····	维 佳 (58)
父 亲·····	胡晓丽 (60)
闪亮的日子·····	歌 手 (63)
秋 思·····	吴芳娟 (66)
哥 哥·····	肖 年 (69)

飘雪的冬季

生日礼物·····	操林凤 (72)
爸爸，送你满天星光·····	曹朝辉 (75)
母爱是另一种解释·····	杜雪梅 (77)
那把老蒲扇·····	左 妹 (80)
飘雪的冬季·····	舒 莹 (82)

幸 运 草

温暖的向日葵·····	小 蔓 (86)
口 红·····	何 理 (89)
幸运草·····	黄 娟 (91)
打工的父亲·····	王洁明 (93)

墙角的蜘蛛

爸爸不准我哭·····	杨惠丽 (96)
嘱托·····	彭素姿 (98)
遥寄的祝福·····	张秀蓉 (100)
墙角的蜘蛛·····	徐文娟 (103)
风车转悠悠·····	古春林 (105)

心灵的故乡

红色绣针·····	何 倩 (108)
在爆米花的清香里·····	乔 叶 (111)
心灵的故乡·····	唐小兵 (114)
位 移·····	王薇薇 (116)
秋风吹不散的思念·····	贺小波 (119)

爱你，故乡的云

情 丝·····	林冬梅 (122)
爱你，故乡的云·····	陈妹华 (124)

山 魂	胡晓丽 (126)
那一片热土	陈古勇 (128)
门前, 那棵苦楝树	资丽辉 (130)

记忆在油灯下

又见山溪	郭茂媛 (134)
老 井	陈艳玲 (136)
记忆在油灯下	操林凡 (138)
无 梦	农 妇 (141)
风水宝地	范耀民 (143)

家乡的小河

三件毛衣	吴 琼 (146)
我是一枚青青的果	唐智慧 (149)
老爸年代	金鑫伟 (151)
I LOVE YOU, 老爸	辛 坚 (154)
家乡的小河	骆 亭 (156)

买花的男孩

买花的男孩	云 葭 (160)
血 源	刘兴沛 (162)
成 长	黄淑君 (164)
想 家	周丽聪 (166)
沉思的小河	黄蒲生 (169)

沙枣树下的女孩

醉人的乡村小景	沈明亮 (172)
沙枣树下的女孩	欧阳海兰 (175)
听 夜	周 超 (178)
黑妞姑	翟爱凤 (180)

窗外夕阳

窗外夕阳	苏 敢 (184)
记忆中的那片杏林	刘 雨 (187)
野菊花	一 虹 (189)
春天写意	肖正民 (191)

阳光充满世界

五月的平原	高维生 (196)
老槐树下的故事	张红果 (199)
阳光充满世界	鲍玉鹏 (201)
家长会情结	陈延萍 (203)

八月流风

八月流风	唐漫漫 (206)
听 雨	吴国兰 (208)
月 亮	张小林 (210)
泪 雨	峰 云 (212)

爱永远年轻

古典如花	曹 梅 (216)
月 光	胡 澎 (218)
爱永远年轻	吴风琴 (220)
灯	张 灵 (222)

第一声喝彩

流泪的日子	周黎俐 (226)
雾 品	刘可亮 (228)
想念妈妈	王 栋 (230)
第一声喝彩	秦文君 (232)

我 大 哥

城市的南方是我的家乡	刘慧姿 (236)
家住电影院	雷 谊 (239)
我大哥	聿 君 (241)
莲子于我	姜晓红 (245)

鮮
花
中
的
愛

我曾经很多次地问过妈妈，为什么要嫁给不关心她的爸爸；我也问过爸爸是不是只爱部队不要妈妈？他们总是笑而不答。

不关心妈妈的爸爸

○邱上军

爸爸给妈妈买了一束鲜花，红玫瑰代表爱情，黄玫瑰代表歉意。

我印象里我们家没有一个春节是团圆的。爸爸总是从年三十起就在部队里陪着士兵们，他说他们过年会想家。于是，每年别人家热闹的时候，爸爸是和战士们在一起，他们包饺子，搞联欢。我们家只有妈妈、我和妹妹一起冷冷清清地守夜。年初的时候爸爸还要带回一大帮十几岁的小战士，妈妈又要忙碌地给战士们做饭、和他们聊家常。

我在成长中一直看着妈妈独自承担生活。她一个人歪歪扭扭地骑车去换煤气罐，那时爸爸正在进行军事演习；妈妈一个人照顾年迈的外公外婆，那时爸爸在带一批新兵；妈妈一个人去医院给生病的妹妹送饭，那时爸爸在为他的一个战士寻找被拐卖掉的

亲人；就连妈妈做完大手术出院，都是一个人气喘吁吁地坐车回家，因为那时爸爸正在奔赴地震灾区抢救受灾群众……

我曾经很多次地问过妈妈，为什么要嫁给不关心她的爸爸；我也问过爸爸是不是只爱部队不要妈妈？他们总是笑而不答。

岁月在不知不觉中染白了爸爸的头发，压弯了妈妈的腰。今年，爸爸终于离部队退休了，可是妈妈已经五十岁了，身体也非常不好。爸爸第一次对我说起了妈妈，他说妈妈为他付出很多，而他欠妈妈的太多了，他真的想送一件礼物表达他的歉意和感谢。于是，我特意帮爸爸给妈妈买了一束玫瑰花，红玫瑰代表爱，黄玫瑰代表歉意。

爸爸非常珍爱这份礼物，他把花放进了冰柜里保鲜，可是等他拿给妈妈的时候，一束娇艳的玫瑰已经被冻蔫了。

于是，在妈妈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她收到了这些年来爸爸送给她的唯一一件礼物：一束冻蔫了的玫瑰花。

可是妈妈还是很高兴，她把每一朵玫瑰花瓣都摘下来，仔细地晾干，夹在了她最爱看的一本书中。妈妈在做这些的时候，脸上充满了幸福。



这学期，我们姐弟五人的学费都是爹用
芦苇抵的。

交 学 费

○卢 齐

小时候，家里穷，穷得连学费都交不起。

我的家乡在豫西伏牛山区的一个小山村。小山村的四面竹树环合，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潺潺流过，虽然环境幽静、逸情别致，但世代代在此繁衍生息的山民们却无法摆脱贫穷的困扰。我家姐弟最多时候有五个人。穷乡僻壤，哪能长出一分钱？但偏偏花钱的地方多，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爹总是为钱愁眉苦脸的。

令我刻骨铭心的就是那次爹给我们的学费。我和妹妹就读于镇中学，三个小弟弟在村小学念书，暑假开学，我们的学费共186元，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没有经济收入的农家来说可真是个不小的数字。眼看着新学期一天天临近，爹开始为我们的学费发愁。爹先到亲朋好友家借，尽管大家鼎力相助，但又有几家腰缠万贯？爹几乎跑遍了所有有钱的亲戚家，才借来82元，剩下

的 104 元仍无着落。看着家里没有值钱东西可卖，而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爹想去个体户小煤窑挖煤赚钱，可娘听说后死活不让爹去，毕竟爹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娘不让爹去的原因很简单：怕出事。因为个体小煤窑塌方、喷水、触电死人的事常传到娘的耳边。

一天，爹到镇上办事，正巧遇见镇中学财务处的邵老师，爹紧追两步双手上支香烟恳求开学时让我和妹的学费缓交几天。邵老师知道爹会编芦苇，就说，刚好开学时老师们要用席，你就编几张席抵学费哟。爹的确是编芦苇席的能手，可我们村已经多年不产芦苇，根本找不到一根芦苇。于是，爹便四处打听哪里有芦苇。终于，在距家 20 公里外的一个小山坳里爹找到了 100 多公斤芦苇。山间羊肠小道不通车，爹硬是翻山越岭、跨涧涉水用肩背手拉将 100 多公斤芦苇运回了家。此时，正值盛夏，山间热浪扑面，一路上爹汗流浹背，衣服像是在水中捞的一样。饿了，吃娘烙的干粮；渴了，捧口山泉解渴。芦苇运回家后，爹不顾劳累，连夜加工，昏黄的煤油灯下，爹光着膀子，蚊虫叮咬，剥皮、破苇、刮心……夜深人静时，常听到爹的小屋子传出“噌噌噌”刮苇心的声音，爹通宵达旦地干，就连白天也是吃了饭就干活，娘惟恐爹累出了病，就拉他到门前树荫下乘凉，谁知爹却一门心思想着他手中的活计，趁娘不注意就溜回家中。在短短的 12 天中，爹竟编出 20 张长 2 点 2 米、宽 1 点 7 米散发芦苇香的大睡席。

开学的日子眨眼间就到了，开学那天，在学生长长的交学费的队伍中惟有爹扛着他那捆用辛勤汗水编织的大睡席。这学期，我们姐弟五人的学费都是爹用芦苇抵的。

逝者如斯夫，不分昼夜。当年交学费的情景虽已渐渐远去，

但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令人欣慰的是爹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我和妹弟的学习成绩都一直较好，家里的奖状年年贴满墙。如今，我已经是一名军官，弟妹都在国外从事不同的职业，就连最小的弟弟也正就读于郑州大学。爹也从偏僻的小山村来到了繁华的都市，整天忙他手中的生意。爹去年春节回老家时，村上的人都说他比以前胖多了。



火光映红了夜空，看着这似曾相识的情景，我仿佛回到了童年。

童年的篝火

○王玲玲

夜幕降临，学校操场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同学们一手拿着烤羊肉，一手拿着香槟可乐狂欢大嚼，高歌劲舞，中秋篝火晚会开始了。

火光映红了夜空，看着这似曾相识的情景，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母亲的童年是在中原古地度过的，而我的童年则是在青海高原度过的。母亲那时是响应“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随浩浩荡荡地“支边”大军，来到了青海西部一个偏僻的农场安家落户。在这里，她们播种下青春和爱情，收获着繁荣与幸福。

我渐渐地成长起来。在我童稚的世界里，荒凉落寞的高原逐渐变得五彩缤纷起来，濯濯童山披上了彩衣，成群的牛羊缀满了

草场。农场里一排排红墙绿瓦的平房，与牧民们莲花似的帐包相映成趣。

日子就这样在周围万物不断的变化中，一天天地悄悄滑过。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每年秋收大忙之后，母亲们主持的“篝火晚会”。

秋天，农场的麦收结束后，各家各户的场院里便堆起了小山似的麦草垛。

母亲们从当地妇女那儿学会了烤制“馄锅”（青海民间的一种面食）。她们用一种质地很厚密封很好的圆型铁锅，里面放上有酥油鲜奶和过，捏出各种各形并着了颜色发酵好的面坯，然后加了盖埋在小山般的麦垛中。点燃麦秆，顿时火光冲天，旧麦秆燃完了，又重新续上新的，有时几家场院中同时烧，那景色蔚为壮观。而此时，最热闹的要数孩子们，他们围着火堆跳着、笑着，或不时地从远处抱来一捆捆麦秆，卖劲地往火堆上添着。

从那时起，我就惊叹于妇女们的勤劳与智慧。在那个年代，她们能把很普通的面粉，穿针走线般烤制得色、香、味、形俱佳。刚出锅的馄锅，像包苞的金菊，黄澄澄、香喷喷，咬一口酥软甜腻，直沁到心底深处。

我觉得火堆中烤制的不是家常面饼，而是一件精雕细刻的工艺品；母亲们哪里是在做普通的面食，她们分明是在点燃着红彤彤的生活。

如今，我们的父辈依然扎根在这里，建设着他们的第二故乡。昆仑山的雪染白了他们的头发，高原的太阳染黑了他们的脸，簌簌的漠风吹皱了他们的颊，他们用自己宽而有力的双肩撑起了一段沉甸甸的历史。富饶的青海啊，正因为有了无数这样的父亲和母亲，才变得今天这般美丽妖娆。

难忘呵，我的童年的“篝火晚会”。

我知道来不及再去看父亲了，便给他打了个电话，向他解释。

爸爸的饼干

○刘相林

真可笑！不知道为什么，随着我们的长大及父母的年老，我们对父母的看法会改变。在孩提时代，是他们对于我们苛求，让我们吃菜，催促我们早早上床睡觉，操心我们能否升级，教训我们……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真心爱我们。

我想起了刚才在聚会上的一段谈话，告诉他们关于你爸爸与饼干的故事。一位朋友对另一个说。

提起这事我就想哭，真过意不去，她说，我每天早晨上班时，都经过父亲的住处，而且我每早晨都停下来同他一起喝杯咖啡。他经常做些饼干，因为他不想让我空着肚子上班。一个阴雨天，凉风嗖嗖，我睡过了头，我知道来不及再去看父亲了，便给他打了个电话，向他解释。

你不来了吗？父亲说。我能听出他嗓音里那种失望的情调。